

書頻

法羅

雅粹

論菴

言書



書法雅言



項穆纂

叢書集成初編

(本印補)

書法雅言及其他二種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众文化印刷廠印刷

書法雅言

書統

明項穆篤字穗德號貞元亦

河馬負圖洛龜呈書此天地開文字也羲畫八卦文列六爻此聖王啓文字也若乃龍鳳龜麟之名穗雲
科斗之號篆籀嗣作古隸爰興時易代新不可殫述信後傳今篆隸焉爾歷周及秦自漢逮晉真行迭起
章草浸孳文字菁華敷宣盡矣然書之作也帝王之經綸聖賢之學術至于玄文內典百氏九流詩歌之
勸懲碑銘之訓戒不由斯字何以紀辭故書之爲功同流天地翼衛教經者也夫投壺射矢猶標觀德之
名作聖述明本列入仙之品宰我稱仲尼賢于堯舜余則謂逸少兼乎鍾張大統斯垂萬世不易第唐賢
求之筋力軌度其過也嚴而謹矣宋賢求之意氣精神其過也縱而肆矣元賢求之性情體態其過也溫
而柔矣其間豪傑奮起不無超越尋常槩觀習俗風聲大都互有優劣我明肇運尚襲元規豐祝文姚竊
追唐躡上宗逸少大都畏難夫堯舜人皆可爲翰墨何畏于彼逸少我師也所願學是焉奈自祝文絕世
以後南北王馬亂真邇年以來競倣蘇米王馬疎淺俗怪易知其非蘇米激厲矜誇罕悟其失斯風一倡
靡不可追攻乎異端害則滋甚況學術經綸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動悉邪宣聖作春秋子輿距楊墨懼
道將日衰也其言豈得已哉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余則曰人正則書正取舍諸篇不無商韓之刻心相
等論實同孔孟之思六經非心學乎傳經非六書乎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閑聖道也子輿

距楊墨于昔，予則放蘇米于今。垂之千秋，識者復起，必有知正書之功，不愧爲聖人之徒矣。

古今

書契之作肇自頡皇，佐隸之簡興于嬴正。他若烏宿芝英之類，魚蟲薤葉之流，紀夢瑞于當年，圖形象于一日，未見真蹟，徒著虛名。風格既湮，考索何據？信今傳後，貴在同文，探蹟搜奇，要非適用。故書法之目止以篆隸古文，兼乎真行草體。書法之宗，獨以羲獻蕭永，佐之虞褚陸顏。他若急就飛白，亦當游心歐張，李柳，或可涉目。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切規後賢，冀追前哲。匪曰生今之世，不能及古之人，學成一家，不必廣師羣妙者也。米元章云：時代壓之，不能高古；自畫固甚，又云：真者在前，氣焰懾人，畏彼益深，至謂書不入晉，徒成下品。若見真蹟，惶恐殺人，既推二王獨擅書宗，又阻後人不敢學古。元章功罪足相衡矣。噫！世之不學者，固無論矣。自稱能書者，有二病焉：巖搜海釣之夫，每索隱于秦漢；非坐管窺之輩，恆取式于宋元。太過不及，厥失維均。蓋謂今不及古者，每云今妍古質，以奴書爲誚者，自稱獨擅成家，不學古法者，無稽之徒也。專泥上古者，豈從周之士哉？夫夏彝商鼎，已非汙尊坏飲之風；上棟下宇，亦異巢居穴處之俗。生乎三代之世，不爲三皇之民，矧夫生今之時，奚必反古之道？是以堯舜禹周皆聖人也，獨孔子爲聖之大成。史李蔡杜皆書祖也，惟右軍爲書之正鵠。柰何泥古之徒，不悟時中之妙，專以一畫偏長，一波故壯，妄誇崇質之風，豈知三代後賢兩晉前哲，尙多太朴之意？宣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孫過庭云：古不乘時，今不同弊。審斯二語，與世推移，規矩從心中，和爲的。謂之曰：天之未喪斯文，逸少于今復起。苟微若

人吾誰與歸

辯體

夫人靈于萬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發蘊之爲道德顯之爲經綸樹之爲勛猷立之爲節操宣之爲文章運之爲字蹟爰作書契政代結繩刪述侔功神仙等妙苟非達人上智孰能玄鑒入神但人心不同誠如其面由中發外書亦云然所以染翰之士雖同法家揮毫之際各成體質考之先進固有說焉孫過庭曰矜斂者弊于拘束脫易者失于規矩躁勇者過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滯澁此乃舍其所長而指其所短也夫悟其所短恆止于苦難恃其所長多盡于自滿孫子因短而攻短子也就長而刺長使藝成獨擅不安于一得之能學出專門益進于通方之妙理工辭拙知罪甘焉夫人之性情剛柔殊稟手之運用乖合互形謹守者拘斂襟懷縱逸者度越典則速勁者驚急無蘊遲重者怯鬱不飛簡峻者挺掘鮮逾嚴密者緊實寡逸溫潤者妍媚少節標險者彫繪太奇雄偉者固愧容夷婉暢者又慚端厚莊質者蓋嫌魯朴流麗者復過浮華駛動者似欠精深纖茂者尙多散緩爽健者涉茲剽勇穩孰者缺彼新奇此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資之所近也他若偏泥古體者塞鈍之迂儒自用爲家者庸僻之俗吏任筆驟馳者輕率而踰律臨池猶豫者矜持而傷神專尚清勁者枯峭而罕姿獨工豐豔者濃鮮而乏骨此又偏好任情甘于暴棄者也第施教者貴因材自學者先克己審斯二語厭倦兩忘與世推移量人進退何慮書體之不中和哉

形質

穹壤之間，齒角爪翼，物不俱全。氣稟使然也。書之體狀多端，人之造詣各異，必欲衆妙兼備，古今恐無全書矣。然天地之氣雨暘燠寒風雷霜雪來備時敍，萬物榮滋極少過多，化工皆覆故至聖有參贊之功。君相有變理之任，皆所以節宣陰陽而調和元氣也。是以人之所稟，上下不齊，性賦相同，氣習多異。不過曰中行、曰狂、曰狷而已。所以人之于書，得心應手，千形萬狀，不過曰中和、曰肥、曰瘦而已。若而書也，脩短合度，輕重協衡，陰陽得宜，剛柔互濟，猶世之論相者，不肥不瘦，不長不短，爲端美也。此中行之書也。若專尚清勁，偏乎瘦矣。瘦則骨氣易勁，而體態多瘠，獨工豐艷，偏乎肥矣。肥則體態常妍，而骨氣每弱，猶人之論相者，瘦而露骨，肥而露肉，不以爲佳。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爲尙也。使骨氣瘦峭，加之以沈密雅潤，端莊婉暢，雖瘦而腴腴也。體態肥纖，加之以便捷遒勁，流麗峻潔，雖肥而實秀也。瘦而腴者謂之清妙，不清則不妙也。肥而秀者謂之豐艷，不豐則不艷也。所以飛燕與王嬌齊美，太真與采蘋均麗，譬夫桂之四分，梅之五瓣，蘭之孕馥，菊之含叢，芍藥之富艷，芙蕖之燦灼，異形同翠，珠質共芳也。臨池之士，進退于肥瘦之間，深造于中和之妙，是猶自狂狷而進中行也。慎毋自暴且棄哉。

品格

夫質分高下，未必羣妙攸歸。功有淺深，証能美善咸盡。因人而各造其成就，書而分論其等，擅長殊技，略有五焉。一曰正宗，二曰大家，三曰名家，四曰正源，五曰傍流。並列精鑒，優劣定矣。會古通今，不激不厲，規

矩諳練骨態清和。衆體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鮮。此謂大成已集。妙入時中。繼往開來。永垂模
軌。一之正宗也。篆隸章草。種種皆知。執使轉用。優優合度。數點衆畫。形質等殊。各字終篇。勢態迥別。脫胎
易骨。變相改觀。猶之世祿巨室。方寶盈藏。時出具陳。煥驚神目。二之大家也。真行諸體。彼劣此優。速勁遲
工。清秀豐麗。或鼓骨格。或炫標姿。意氣不同。性真悉露。譬之醫卜相術。聲譽廣馳。本色偏工。藝成獨步。三
之名家也。溫而未厲。恭而少安。威而寡夷。清而歎潤。屈仰背向。儼具儀刑。揮灑弛張。恪遵典則。猶之清白
舊家。循良子弟。未弘新業。不墜先聲。四之正源也。縱放悍怒。賈巧露鋒。標置狂巔。恣來肆往。引倫蛇挂。頓
擬幕蹲。或枯瘦而巉巖。或穠肥而泛濫。譬之異卉奇珍。驚時駭俗。山雉片翰如鳳。海鯨一鬢似龍也。斯謂
傍流。其居五焉。夫正宗尚矣。大家其博。名家其專乎。正源其謹。傍流其肆乎。欲其博也。先專與。其肆也。寧
謹由謹而專。自專而博。規矩通審。志氣和平。寢食不忘。心手無厭。雖未必妙入正宗。端越乎名家之列矣。
資學

書之法則。點畫攸同。形之楮墨。性情各異。猶同源分派。共樹殊枝者。何哉。資分高下。學別淺深。資學兼長。
神融筆暢。苟非交善。詎得從心。書有體格。非學弗知。若學優而資劣。作字雖工。益虛舒慘。迴互飛騰之妙。
用弗得也。書有神氣。非資弗明。若資遇而學疎。筆勢雖雄。鈎揭導送。提搶截拽之權度。弗熟也。所以資貴。
聰穎。學尙浩淵。資過乎學。每失顛狂。學過乎資。猶存規矩。資不可少。學乃居先。古人云。蓋有學而不能。未
有不學而能者也。然而學可勉也。資不可強也。天資縱哲。標奇炫巧。色飛魂絕于一時。學識諳練。入矩應。
規。書之法則。點畫攸同。形之楮墨。性情各異。猶同源分派。共樹殊枝者。何哉。資分高下。學別淺深。資學兼長。

規作範垂模于萬載孔門一貫之學竟以參魯得之甚哉學之不可不確也然人之資稟有溫弱者有剽勇者有遲重者有疾速者知克己之私加日新之學勉之不已漸入于安萬川會海成功則一若下筆之際枯澁拘攣苦迫蹇鈍是猶朽木之不可雕頑石之難乎琢也已譬夫學謳之徒字音板調愈唱愈熟若唇齒漏風喉舌砂短沒齒學之終奚益哉

附評

夫自周以後由漢以前篆隸居多楷式猶罕真章行草趨吏適時姑略上古且詳今焉夫道之統緒始自三代而定于東周書之源流肇自六爻而盛于兩晉宣尼稱聖時中逸少永寶爲訓蓋謂通今會古集彼大成萬億斯年不可改易者也第自晉以來染翰諸家史牒彰名縹緲著姓代不乏人論之難殫若品格居下真蹟無傳予之所列無復議焉蓋聞張鍾義獻書家四絕良可據爲軌矯爰作指南彼之四賢資學兼至者也然細詳其品亦有互差張之學鍾之資不可尙已逸少資敏乎張而學則稍謙學篤乎鍾而資則微遜伯英學進十矣資居七焉元常則反乎張逸少皆得其九子敬資稟英藻齊轍元常學力未深步塵章草惜其蘭折不永躡彼駿馳玉琢復磨疇追驥驥自云勝父有所恃也加以數年豈萍語哉六朝名家智永精熟學號深矣子雲飄舉資稱茂焉至于唐賢之資褚李標幟論乎學力陸顏輩聲若虞若歐若孫若柳藏真張旭互有短長或學六七而資四五或資四五而學六七觀其筆勢生熟姿態端妍槩可辨矣宋之名家君謨爲首齊範唐賢天水之朝書流底柱李蘇黃米邢正相半總

而言之傍流品也後之書法子昂正源鄧俞伯機亦可接武妍媚多優骨氣皆劣君謨學六而資七子
昂學八而資四休哉蔡趙兩朝之脫穎也元章之資不減褚李學力未到任用天資觀其纖濃詭厲之
態猶夫排沙見金耳子昂之學上擬陸顏骨氣乃弱酷似其人大抵宋賢資勝乎學元手學優乎資使
稟元章之睿質勵子昂之精專宗君謨之遒勁師魯直之懸腕不惟越軌三唐超踪宋元端居乎逸少
之下子敬之上矣明興以來書蹟雜糅景濂有貞仲珩伯虎僅接元蹤伯琦應禎孟舉原博稍知唐宋
希哲存體資學相等初範晉唐晚歸怪俗競爲惡態駭諸凡夫所謂居夏而變夷棄陳而學許者也然
令後學知宗晉唐其功豈少補邪文氏父子徵仲學比子昂資甚不逮筆氣生尖殊乏蘊緻小楷一長
秀整而已壽承休承資皆勝父入門既正克紹箕裘要而論之得處不逮豐祝之能邪氣不染二公之
陋仲溫章草古雅微存公綏行真朴勁猶在高陽道復僅有米芾之遺風民則立剛盡是趨時之吏手
若能以豐祝之資兼徵仲之學壽承之風逸休承之峭健不幾乎歐孫之再見耶若下筆之際苦澁塞
酸如倪瓈之手縱加以老彭之年終無佳境也

規矩

天圓地方羣類象形聖人作則制爲規矩故曰規矩方圓之至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者也大學之旨先務
修齊正平皇極之疇首戒偏側反陂且帝王之典謨訓誥聖賢之性道文章皆託書傳垂教萬載所以明
彝倫而淑人心也豈有放僻邪侈而可以昭蕩平正直之道者乎古今論書獨推兩晉然晉人風氣疎宕

不羈。右軍多優體裁，獨妙書不入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六代之歷初唐，蕭羊以逮智永，尙知趨向一體成家。奈自懷素降及大年，變亂古雅之度，競爲詭厲之形。暨夫元章以豪逞卓犖之才，好作鼓努驚奔之筆，且曰大年之書，愛其偏側之勢，出于二王之外，是謂子貢賢于仲尼，邱陵高于日月也。豈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異逸少而可以爲法書者哉？奈何今之學書者，每薄智永子，昂似僧手，誚真卿公權如將容。夫顏柳過于嚴厚，永趙少于奇勁，雖非書學之大成，固自書宗之正脈也。且穹壤之間，莫不有規矩，人心之良，皆好乎中和，宮室材木之相稱也。烹炙滋味之相調也，笙簫音律之相協也。人皆悅之，使其大小之不稱，酸辛之不調，宮商之不協，誰復取之哉？試以人之形體論之。美丈夫貴有端厚之威儀，高逸之亂氣。美女子尚有貞靜之德性，秀麗之容顏，豈有頭目手足粗邪癩瘡，而可以稱美好者乎？形象器用，無庸言矣。至于鳥之窠，蜂之窩，蜘蛛之網，莫不圓整而精密也。可以書法之大道而禽蟲之不若乎？此乃物情猶有知識也。若夫花卉之清艷，藻瓣之疎聚，莫不圓整而脩對焉。使其半而舒，半而攢也，皆瘠蠹之病，豈其本來之質哉？獨怪偏側出王之語，肇自元章一時之論，致使淺近之輩，爭賞豪末之奇，不探中和之源，徒規誕怒之病，殆哉！書脈危幾一縷矣。況元章之筆，妙在轉折結構之間，略不思齊鑒倣，徒擬放縱剽勇之失，妄誇具得神奇，所謂舍其長而攻其短，無其善而有其病也。與東施之效顰，復奚間哉？

圓爲規以象天，方爲矩以象地方，圓互用，猶陰陽互藏，所以用筆貴圓，字形貴方。既曰規矩，又曰之至，是圓乃圓神，不可滯也；方乃通方，不可執也。此由自悟，豈能使知哉？晉魏以前，篆書稍長，隸則少，屬鍾

王真行會中和迨及信本以方增長降及旭素既方更圓或斜復直有如何本兩字促之若一字腰昇本一字縱之若二字者然旭素飛草用之無害世但見草書若爾予嘗見其郎官等帖則又端莊整飭儼然唐氣也後世庸陋無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齊之勢或以一字而包絡數字或以一傍而攢簇數形強合鉤連相排相紐點畫混沌突縮突伸如楊祕圖張汝弼馬一龍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體正如瞽目丐人爛手折足繩穿老幼惡狀醜態齊唱俚詞游行村市也夫梅花有盛開有半開有未開故爾參差不等若開放已足豈復有大小混雜者乎且花之向上倒下朝東面西猶書有仰妝俯壓左顧右盼也如其一枝過大一枝過小多而六瓣少而四瓣又焉得謂之梅花耶形之相列也不雜不糅瓣之五出也不少不多由梅觀之可以知書矣彼有不察而漫學者甯非海上之逐臭哉

常變

宣尼疾固規矩諸說無乃固乎古人有缺波折刀之形畫沙印泥之勢無乃越于規矩之外哉夫字猶用兵同在制勝兵無常陣字無定形臨陣決機將書審勢權謀廟算務在萬全然陣勢雖變行伍不可亂也字形雖變體格不可踰也譬之青天白雲和風清露朗星皓月寒雪暑雷此造化之生機其常也迅霆激電霧雨颶風夏雹冬雷揚沙霾霧此陰陽之殺機其變也凡此之類勢不終朝四時皆然晦冥無晝矣所以脫口跣足大笑狂歌園林邱壑知己相逢飲酒翫花或可乃爾如君親侍從之前大賓臨祭之日豈容狂放恣肆若此乎是故宮殿廟堂典章紀載真爲首尙表牘亭館移文題勒行乃居先借使奏狀碑署涼

草顛狂，裹恃何甚哉。信知真行爲書體之常，草法乃一時之變。趙壹非之，豈無謂哉。所云草體有別法焉，撥鐙提捺，真行相通，留放鈎環，勢態迥異。旋轉圓暢，屈折便險，點綴精彩，挑豎枯勁，波遷耿決，飛度飄颻，流注盤紆，駐引窈繞，頓之以沈鬱，奮之以奔馳，奕之以翩躚，激之以峭拔，或如篆籀，或如古隸，或如急就，或如飛白。又若衆獸駭首而還跡，羣鳥舉翅而欲翔，猿猴騰挂乎叢林，蛟龍蟠蜿于山澤，隨情而綽其態，審勢而揚其威，每筆皆成其形，兩字各異其體。草書之妙，畢于斯矣。至于行草，則復兼之，翹挫行藏，緩急措置，損益于真草之間，會通于意態之際，奚慮不臻其妙哉。

正奇

書法要旨，有正與奇。所謂正者，偃仰頓挫，揭按照應，筋骨威儀，確有節制是也。所謂奇者，參差起復，騰凌，射空，風情姿態，巧妙多端是也。奇卽運于正之內，正卽列于奇之中。正而無奇，雖莊嚴沈實，恆朴厚而少文；奇而弗正，雖雄爽飛妍，多譎厲而乏雅。奈夫賞鑑之家，每指豪端，努奮之巧，不悟規矩法度之踰臨池之士，每炫技于形勢，猛誕之微，不求工于性情骨氣之妙，是猶輕道德而重功利，退忠直而進奸雄也。好奇之說，伊誰始哉？伯英急就，元常楷跡，去古未遠，猶有分隸餘風，逸少一出，揖讓體樂，森嚴有法，神彩攸煥，正奇混成也。子敬始和父韻，後宗伯英，風神散逸，爽朗多姿，梁武稱其絕妙超羣，舉之浮實，唐文目以拘摶餓隸，貶之太深。孫過庭曰：子敬以下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工用不侔，神情懸隔。斯論得之。書至子敬，尙奇之開矣。嗣後智永專範右軍，精熟無奇，此學其正而不變者也。羊欣思齊大令，舉止依樣，此學其奇。

而不變者也。迨夫世南傳之智永，內含剛柔，立意沈粹，及其行草，韙媚不凡，然其筋力稍覺寬敝矣。李邕初師逸少，擺脫舊習，筆力更新，下手挺聳，終失窘迫，律以大成，殊越殼率。此行真之初變也。歐陽信本亦擬右軍，易方爲長，險勁瘦硬，崛起削成，若觀行草，復太猛峭矣。褚氏登善，始依世南，晚追逸少，遒勁溫婉，豐美富艷，第乏天然，過于雕刻，此真行之再變也。考諸永淳以前，規模大都清雅，暨夫開元以後，氣習漸務威嚴，顏清臣蠶頭燕尾，閻偉雄深，然沈重不清暢矣。柳誠懸骨鯁氣剛，耿介特立，然嚴厲不溫和矣。此真書之三變也。張氏從申源出子敬，筆氣絕似北海，抑揚低昂，則甚雕琢矣。釋氏懷素，流從伯英，援豪大似驚蛇，圓轉牽掣，則甚詭禿矣。此草行之三變也。書變若爾，豈徒文兵云哉？大抵不變者，情拘于手，正好變者，意刻于探奇。正奇既分，爲二書法，自醇入漓矣。然質朴端重，以爲正，剽急駭動，以爲奇，非正奇之妙用也。世之厭常，以喜新者，每舍正而慕奇，豈知奇不必求，久之自至者哉？假使雅好之士，留神翰墨，窮搜博究，月習歲勤，分布條理，諳練于胸襟，運用抑揚，精熟于心手，自然意先筆後，妙逸忘情，墨灑神凝，從容中道，此乃天然之功，自得之能，猶夫西子毛嫱，天姿國色，不施粉黛，輝光動人矣。何事求奇于意外之筆，後垂超世之聲哉？

中和

書有性情，卽筋力之屬也。言乎形質，卽標格之類也。真以方正爲體，圓奇爲用，草以圓奇爲體，方正爲用，眞則端楷爲本，作者不易速工。草則簡縱居多，見者亦難便曉。不眞不草，行書出焉，似眞而兼乎草者，行

真也似草而兼乎真者行草也圓而且方方而復圓正能含奇奇不失正會于中和斯爲美善中也者無過不及是也和也者無乖無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廢和和亦不可離中如禮節樂和本然之體也禮過于節則嚴矣樂純乎和則淫矣所以禮尚從容而不迫樂戒奪倫而曠如中和一致位育可期況夫翰墨者哉方圓互成正奇相濟偏有所着卽非中和使楷與行真而偏不拘鈍卽稜峭矣行草與草而偏不寒俗卽放誕矣不知正奇參用斯可與權權之謂者稱物平施卽中和也唐之諸賢雖各成家然有一手而獨擅一二長者有多能而反拙一二體者臨學之士貴擇善而從焉陸東之得法于世晚擅出藍之譽予嘗見其所書蘭亭詩無一筆不出右軍第少飄逸和暢之妙爾張伯高世目爲頗然其見擔夫爭道聞鼓吹觀舞劍而知筆意固非常人也其真書絕有纏墨草字奇幻百出不踰規矩乃伯英之亞懷素豈能及哉米芾乃謂其變亂古法驚諸凡夫何其苛于責人而昏于自反耶顏清臣雖以真楷知名實過厚重若其行真如鹿脯帖行草如爭坐祭姪帖又舒和遒勁豐麗超動上擬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歐李輩也獨其自敍一帖麤魯詭異且過鬱濁酷非平日意態米芾乃獨倣之亦好奇之病爾唐書雖有三變虞褚之真與行草陸李之行真魯公之行草率更之真書長史之飛草所謂出類拔萃固非隨波逐流者也懷素聖母藏真亦多合作大字千文則穠肆矣小字千文太平淡矣世傳自敍帖殊過枯誕不足法也主善以爲師甯非步玉之階梯哉

書有老少區別淺深勢雖異形理則同體所謂老者結構精密體裁高古巖岫聳峯旌旗列陣是也所謂少者氣體充和標格雅秀百般滋味千種風流是也老而不少雖古拙峻偉而鮮豐茂秀麗之容少而不老雖婉暢纖妍而乏沈重典實之意二者混爲一致相待而成者也試以人品喻之謀猷諳練學識宏深必稱黃髮之彥詞氣清亮舉動利便恆數俊髦之英老乃書之筋力少則書之姿顏筋力尙強健姿顏貴美悅會之則並善析之則兩乖融而通焉書其幾矣玄鑒之士求老于典則之間探少于神情之內若其規模宏遠意思窈窕抑揚旋折恬曠雍容無老無少難乎名狀如天仙玉女不能辯其春秋此乘之上也初視雖少細觀實老丰采秀潤結束巍峩引拂輕颺氣度凜毅世所謂少年老成乘之次也鱗羽參差峯巒掩映提撥飛健繁紆委婉衆體異勢各字成形乃如一堂之中老少羣聚則又次焉筋力雄壯骨氣峻潔劍拔弩張熊蹲虎踞祇見其老不見其少有若師儒壽者正色難犯又其次焉燦爛似錦豔麗如花初視彩煥詳觀散怯正如平時誇伐自稱弘濟一遇艱大節義遂虧抑又其次矣若夫任筆成形聚墨爲勢漫作偏欹之相妄呈險放之姿疎縱無歸輕浮鮮着風斯下矣復何齒哉

神化

書之爲言散也舒也意也如也欲書必舒散懷抱至于如意所顧斯可稱神書不變化匪足語神也所謂神化者豈復有外于規矩哉規矩入巧乃名神化固不滯不執有圓通之妙焉況大造之玄功宣洩于文字神化也者卽天機自發氣韻生動之謂也日月星辰之經緯寒暑晝夜之代遷風雲雷雨之聚散山嶽

河海之流峙非天地之變化乎。高士之振衣長嘯。揮塵談玄。佳人之臨鏡拂花舞袖。流盼如豔卉之迎風。滋露似好鳥之調舌。搜翎千態萬狀。愈出愈奇。更若煙霏林影。有相難者。潛鱗翔翼。無迹可尋。此萬物之變化也。人之于書。形質法度。端厚和平。參互錯綜。玲瓏飛逸。誠能如是。可以語神矣。世之論神化者。徒指體勢之異。常豪端之奮筆。同聲而贊賞之所識。何淺陋哉。約本其由。深探其旨。不過日相時而動。從心所欲云爾。宣尼逸少。道統書源。匪由悉邪也。鄉黨之恂恂。在朝之侃侃。執圭之踧踖。私覲之怡怡。于魯而章甫。適宋而逢掖。至夫漢方朔贊意。涉環奇燕樂。穀諭情多。抑鬱脩禊。集敍興逸。神怡私門。誓文情拘氣塞。此皆相時而動。根乎陰陽舒慘之機。從心所欲。溢然闢雎哀樂之意。非夫心手交暢焉能美善兼通若是哉。相時而動。或知其情。從心所欲。鮮悟其理。蓋欲正而不欲邪。欲熟而不欲生。人之恆心也。規矩不能精。諸心手尚在矜疑。將志帥而氣不充。意先而筆不到矣。此皆不能從心之所欲也。至于欲既從心。豈復矩有少踰者耶。宣尼旣云從心。復云不踰者。恐越于中道之外爾。譬之投壺引射。豈不欲中哉。手不從心。發而不中矣。然不動則不變。能變即能化。苟非至誠。焉有能動者乎。澄心定志。博習專研。字之全形。宛爾在目。筆之妙用。悠焉忘思。自然腕能從臂。指能從心。瀟灑神飛。徘徊翰逸。如庖丁之解牛。掌上之弄丸。執筆者自難揣摩。撫卷者豈能測量哉。中庸之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孟子曰。深造自得。左右逢源。生也逢也。皆由不貳。深造得之。是知書之欲變化也。至誠其志。不息其功。將形著明動。一以貫萬。變而化焉。聖且神矣。噫。此由心悟。不可言傳。字者孳也。書者心也。字雖有象。妙出無爲。心雖無形。用從有主。初學條理必有所。